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太平天国

(五)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太平天国

(五)

編 者

(以筆劃為次)

王重民	王會庵	田餘慶	向達	朱 俁
金毓黻	胡小石	張秀民	陳 山	賀昌羣
榮孟源	鄧之誠	鄭天挺	鄭鶴聲	劉桂五
劉鈞仁	謝興堯	羅常培	羅爾綱	關吉罡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社

太平天国資料叢刊第五冊目錄

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三)

鳳鶴實錄	胡潛甫	一
鳳鶴小草	胡潛甫	三
蒙難述鈔	周邦福	四
遭亂紀略	解連	六
從軍紀事	卞乃颺	六
揚州禦寇錄	倪在田	九
六合紀事	周長森	一〇
癸丑中州罹兵紀略	陳善鈞	一七
粵匪陷臨清紀略	馬振文	一七
金壇見聞記	強汝詢	一八
金壇圍城紀事詩	于桓	二五

東南紀略·····	佚名·····	三七
紀（無錫）縣城失守克復本末·····	施建烈、劉繼曾·····	三九
蘇臺麋鹿記·····	潘鍾瑞·····	二六九
瓊餘雜識·····	李光霽·····	三〇七
吳清卿太史日記·····	吳大澂·····	三三五
海虞賊亂志·····	顧汝鈺·····	三四五
常熟記變始末·····	譚嘯雲·····	三六七
守虞日記·····	譚嘯雲·····	四〇五
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	徐日襄·····	四三二

鳳
鶴
實
錄

據北京圖書館藏鈔本

鳳鶴實錄

桐城虎口生胡潛甫著

咸豐二年秋八月，巡撫蔣文慶頒示各邑編練鄉團。

楚北戒嚴，巡撫蔣文慶札行各縣修整城垣，編查保甲，每家出一人具器械，練爲團勇。

十月朔日，城設平安局，以備不虞。

初聞賊之窺楚也，馬樹章、馬星曙采買鋼鐵，延甘紹盤監造鎗炮於西郊太霞宮，城人非之，譏其遠慮。至是巨室奮起，倡捐錢五千串有奇，北鄉王善懷假銀一千兩。時訓導來蒞任，因設局於學署中，稟請前直隸布政司光聰諸、前工部都水司馬瑞辰主持局務，馬樹章、光聰誠、馬星曙、吳孫謹副之，首議守城，籌資募勇，凡納糧米六擔者，養勇一名，每日給勇飯食七十文，局給勇工五十文。乃選五百人，舉馬三俊、張勳、胡大新管帶，覓偵探，造火藥，製旗幟、刀矛，聘教師，於明倫堂分隊練習，六城派保董逐日稽查，每城養守勇二十人。十一月二十一日，楚北陷，衆議沸騰，論移家者多，論守城者少。臘月，養勇者悉避入山中，賴局多方支撐，勇未渙散。

三年癸丑正月十八日，狼山鎮總兵王鵬飛棄安慶奔桐，二月署巡撫周天爵奉旨置王鵬飛於法。

狼山總兵王鵬飛統山東諸軍守安慶，十七日南風大作，日色無光，楚賊飛舟順流而下，聚於皖城南岸，守兵萬餘人驟潰，城旋陷。鵬飛於四鼓單騎奔桐城，參將嵩瑞從之，潰軍沿途剽掠，次午至桐，紛紛集東郭外，

旋入城，聚局索米，又稱假餉，啓縣庫搜銀，勢甚洶洶。數百年民不知兵，一時驚恐閉市旅。縣令宋恪符駐棕未返，縣丞陳建章、典史王廷基莫知所措。馬三俊趨謁鵬飛，白及叢立，乃慷慨謂曰：「安慶之失，非賊悍強，將軍身擁重兵，不戰自潰，今進未能恢復，退未可能保全，又縱兵恣擾地方，竊爲將軍不利。桐乃皖北鎖鑰，昔稱堅城，不若招撫潰軍，據而固守。我輩毀家抒難，誼所難辭，倘桐可無虞，益壯舒廬之氣，由是進圖安慶，何難以功掩罪乎？」鵬飛然其言，召諸弁馳馬環禁，卽上書制府，固請留桐，遂延鵬飛嵩瑞於東嶽廟中，局籌給米百擔。張勳言：「明季遭流寇之變，城幾陷於守兵，今蹈其轍而不知，更引狼子爲心腹，倘外患未熾，內患先萌，非桐人之福也。」胡大新言：「今日情形，與明季流寇不同，今安慶已陷，屠亡齒寒，距百里之遙，恐莫保朝夕，能守禦則賊不敢乘危，能招撫則民不至受害，有此二者，實目前之善策也。」於是同事奮爭，不能立決。十九日，轟傳賊將至，潰軍俱潛逃，舉城倉皇，齊自宜民門出避，棄物失屨，擁塞呼號，城如懸磬，日暮稍定。光聰諸馬瑞辰乘輿環慰，遇人卽告曰：「今日之警，實誤傳也。」後探賊已下金陵，人心益恐，而距城六七里外，土匪蜂起，伏路害人，牛浦潭僞賊劫客船，天寧莊乘亂搶典鋪，向局訴者接踵而來。二十二日，馬三俊、張勳、胡大新率勇三十隊，偕把總劉恂恭詣關帝座具疏，其略曰：「生逢離亂，世受國恩，戮力同心，共抒義憤，城在與在，城亡與亡，有如此盟，神明默鑒。」祭畢，歃血相對下淚，觀者莫不吁嗟。西典王宗文立助餉一千串，由是巡緝益密，殺土匪數人，遠近漸安，局有起色。署巡撫周天爵駐宿州，遣都關劉聯陞阻潰軍於舒城之南樊，凡載輜重者悉殺之。二月初八日，命卽墨營參將劉玉豹、舒令鈕福壽臨桐，奉旨戮王鵬飛於縣倉之前。後山左潰兵隨張熙宇守集賢關，過桐莫不赴鵬飛殯所泣奠。

二月，楚勇三千人赴揚州，逗留三日去。

副都統勝保，直隸提督程綬一本作程清綬守揚州，調楚勇三千人前往。二月十六日自西道至桐，勇多裹巾服紅，羣疑賊僞充，驚怖不定，局引寓古寺，不可盤踞。東南店中，管帶者先行，勇詐稱缺餉，有以白及，有以號衣，向禮和典質錢，愈聚愈衆，典懼赴局求救，撥勇十隊護之，幾起衝突。局勇與楚勇力敵，典恐釀成巨禍，厚賄勇目，至夜方安。次日，運載軍裝，遍拉鄉夫及車輛，贖者則釋去，甚至此勇釋而他勇復繫之，或執市人，挾令代覓，臨行直取貨物。端（？）委宮國勳署桐，檄前令成福幫辦團練，署勇歸馬三俊。宮國勳多病簡出，幕賓之黠者，乃藉養勇事派捐，全市受擾，已捐得二千餘串，幸得成福爲言，始免。

太湖戒警，馬三俊督勇三十隊，會西十四保練士，鎮守小河沿。探賊千餘人，由黃梅入太湖境焚掠，馬三俊以太湖距桐二百里，宜出境往鎮之，使賊聞風不敢窺伺。乃與張勳選勇三百人，會西鄉十四保團勇，至小河沿扎隊，潛人連絡會練，饋豕犒師，兩邑訂盟，同心殺賊。五月十六日，探賊回楚，振旅而還。此一役也，勇負乾糧，各保絕無供應，且壯桐半壁聲勢，西土咸感道焉。

六月十五日，馬三俊、張勳、胡大新、文聚奎、戴鈞衡會練於峽石間，以鎮北匪。

舒廬之匪入桐境，嘗刼居民，馬三俊等率勇偕文聚奎等集北鄉四十保之練勇，會於北峽關，炮震鼓鳴，旌旗密布，號稱十萬，自此鼠雀遠颺。

八月，兵部侍郎呂賢基蒞桐，視察練勇，分別獎勵。

呂賢基旌德人，奉旨回籍督辦全皖團練，二十日蒞桐，館於北門試院，調鄉團赴轅操驗，酌賞功牌，以城勇

爲數甚微，諭各鄉必聽調遣。於是公議增勇，籌費於殷實之家，定以千租捐錢百串，邑有抗衡者，陰囑二三耆老阻之，凡前養勇諸人遂效尤觀望。時前令成福幫辦邑事，奮激登門，邑人約詣呂侍郎轅，連店主不敢與爭。

大學士琦善將陝馬步兵七千人援揚州，自潛達桐，設幕於東南沙灘。

琦善軍令森嚴，二十七日暮達桐境，設行營於東南郊曠地，馬兵駐東郊沙灘，不令一兵需索，但派局給草給薪。局恐人數浩繁，移東南鋪戶出城合辦，做營斗付米，備巨錢易銀，知陝人食麵者多，餛飩盈市，凡物集一方交易，定價賤於平時。又饋琦善土儀，弗受，夜謁見，禮貌甚優，且婉謝曰：「自過境以來，莫如貴局辦理之善。」

四月，巡撫李嘉端調漢中鎮總兵恆興，投効千總宋毅，會同前臬司張熙宇，守安慶集賢關。

巡撫李嘉端駐廬州，孝廉方正馬三俊上書，言：「安慶無重兵，恐賊窺伺。桐爲皖北門戶，宜嚴守以固舒廬。」乃調恆興陝兵一百二十人，宋毅六勇五百人，會張熙宇守集賢關。初九日，留桐一夕。六勇效楚勇故智，入典質號衣，局稟恆興，斥宋毅懲禁，乃罷。

五月二日，金陵賊竄江西，泊皖城，集賢關戍師退桐境。

張熙宇守安慶，以城大兵單，退駐集關。賊首西王蕭朝貴，由金陵犯江西，路過安慶，泊舟迎江寺塔下，熙宇畏避，守兵退集天林莊。時縣令宋恪符乞病，縣丞陳建章代庖，知府牛鎮委貴州人劉兆彭攝邑事，聞此訊，即攜輜重帶勇匿山中。未一月，李嘉名稟訴，旋奉呂侍郎批示，有「世受國恩，毀家抒難，擁財慳吝，喪盡天

良」等詞，陳光輔張煒願出勸捐，累月未定。

九月，囚犯九人越獄出逃，局勇緝獲之。

西鄉獲搶犯九人，繫獄已久，九月初五日三鼓，囚踰牆出，伏東錢鋪屋角，將劫資而逃。巡邏者聞鎖練聲，鳴金喊告，四鄰畢集，囚以瓦片傷人，遂超屋奪路登北城，投石如雨，勇至，以火鎗擊之，即繞城墜入東城，勇圍搜盡獲。縣令宮國勳以案未定，不能盡戮無辜，局人面稟呂侍郎，隨令巡捕監城守把總提殺九人於東郭。賊首偽翼王石達開踞安慶攻集關，張熙宇、恆興力禦敗績，署副將庚□死之，官兵陣亡者六百餘人。

九月十四日，安慶賊攻集賢關，前二日，宋毅帶勇回六州，張熙宇、恆興率山東兵千人，陝兵百人，廣勇五百人守關中，庚□率撫標左右營千人禦十里鋪，持戰一日，賊超嶺至關後放火，官兵奪關護張熙宇、恆興出，副將庚□死之，有坐馬咆哮登峯頂，賊四促之不敢近，馬自撞石死。計陣亡兵勇六百餘人。張熙宇、恆興欲守練潭，聞賊出關，乃夜奔城下，山東兵解散，陝兵僅五十餘人，撫標及廣勇約千三百人，附居鄉村，日索酒食。馬三俊知張熙宇不足恃，意在增勇並乞援師，延邑人赴關帝廟中痛哭與約，或能募勇，或願守城，各書名具疏，生死弗惜，但書名者無幾，籌費無着。張勳歆血神前，方持鷄於手，鷄已死去，有二烏棲殿樹，忽哀鳴向北而飛，羣料事不可為，其機已兆。又太霞宮神像，夜墜成灰，每夜四郊鬼號隨起隨沒，舉城達旦不寐，咸以城內將為棘壤，逐日播遷。

十月，安慶賊竄桐，焚練潭，張熙宇擁兵避魯硤山，投効勇目徐俊義帶北勇為前隊，馬三俊、張勳、胡大新帶練勇為後隊，禦賊南河北，勇潰，練勇敗，練城陷。胡大新、張勳退守北峽關，馳赴呂賢基行營乞救。

十二日，賊焚練潭，掠典鋪衣物輜重，盡搬入安慶城中，參將松安戍練潭，不知下落。十二日賊至，盤踞鎮中，署安慶府牛鎮寓城大甯寺。十三日有僕自西來，聞警密告，牛弗聽，囑勿吐，恐驚人心。署令王大經於初八日攝邑事，十四日已刻詣局點勇名，突有探錢益萬飛報賊及天林莊，時張熙宇駐心菴，張勳馳告賊至，乞發官兵堵禦，留練勇守城，熙宇佯爲探不真，隨擁兵奔入魯猷。前呂賢基命投効徐俊義募北勇八百人常川居桐，以爲接應，當聞警，整隊會馬三俊，禦於南河，探賊聚蔣家山，施放鎗炮藥熾，勇棄械東奔。練勇力單，初見賊百人方接戰，及大股雲集，黃旗蔽天，敗績，城旋陷。馬星曙在局遇賊，死之。廩生吳光，衣冠登明倫堂，賊怒殺之。先是婦女出避，前數日多接伴歸，迨賊入門，或自經，或投井，或被逼不從遇害。四鼓，賊喊令催人盡出宜民門，有貪城內重資密匿幽室而不去者。十五日微明，賊開刀殘殺，比戶搜洗，先則逢人卽及，後改牽至城頭劈死，由堞間推落，有乘其揮刀就勢自墜，賴積屍遮掩得獲生全者。日午封刀，三里外幸免，城中全家遭難或全家自盡者居多。前冤甯知縣張元偉，年七十，不屈，厲聲罵賊，爲賊劈腦死；前湖北巡檢馬先甲，端坐室中，引頸受刃，孝廉方正馬肇元，吳髮欹床以履擊賊，被刺死；又吳調鼎方飲酒，怒毆賊，奪及自刎，里巷之屍，賊悉搬棄諸野，縉紳之族，潛覓屍葬之。李隆，北鄉人，爲義舉代置木棺，三日收埋畢，計老少婦孺死者三千五百餘人。初，賊首傳殺呂妖，乃呂侍郎之謂，羣賊誤會，所以婦女遭難者多。斯二百年之大劫也。唐家灣距城五十餘里，依山傍河，縉紳之家多避亂於此，賊訪馬三俊踪跡，未得其詳。有姦民忌城人，願作嚮導，且謂金銀玉帛悉聽取攜。二十二日暮，引賊入山，山中久播賊信，囑守者有警鳴金，當三鼓月色微明，遙見賊渡河甚密，卽鳴金吶喊，居民疾起四奔，數里許有嶺最高，識徑者俱疾往，幸避亂婦女服衣假寐，得

從土人眷屬逃出。有唐啞子，急不能言，沿門撞扣，突遇賊，手足失措，立殞於途。俄頃，賊發嘯聲，呼索妖頭馬三俊、三俊父瑞辰年八十，前工部都水司也，時假居唐氏祠，臥起，攜杖從容登堂，其六孫登瀛泣催速避，賊入，直刺登瀛死，辰以杖護擊不休，賊怒繫辰，行未半罵愈厲，賊曰：『此老妖利害！』遂刺死於山坡，賊乃焚唐氏祠，火光照耀如白晝。登瀛婦一女，及其二兄嫂二女，四兄一女，五兄一子，俱被焚死，其長兄之女抱嬰兒，亦遭火傷，其男婦子女僕婢遭焚殺者二十有一人，賊搜其家，絕無資財錙重，乃擄三俊子，並其二兄兩子，皆幼童也。有馬樹華者，前汝寧通判也，賊又執之，樹華素勁直不屈，賊回及殺之，其幼女抱父尸慟哭，賊吁嗟而去。諸生吳庭芬、葉杰，同遇難。次日，賊回城，縛奸民剖其腹，且曰：『此害馬氏之賞。』後三俊上書福濟起義霍山，及三俊陣亡，福濟專奏，蒙邀襲典，三代四人俱建祠，三俊又建祠於舒，仰見皇朝優恤忠烈之至意。

二十八日城賊攻北峽關，戶部主事朱錫麒力戰死之。

恆興攜兵數十人入龍眠，適賊出搜山，卽逾舒嶺奔廬郡，胡大新收勇集練，守北峽關。張勳赴呂賢基行營，哭訴張熙宇臨敵逃避，賢基乃調朱錫麒督淮北勇一千人堵勳，又召舒練首孟雲霞率義勇一千人，又遣張勳持令截止張熙宇一軍。二十八日城賊攻關，朱錫麒孟雲霞禦於白沙嶺，張熙宇軍接應胡大新守關口，以防賊襲。我軍據嶺上，以排鎗擊賊，賊伏嶺下，隔半里相持。孟雲霞分軍欲由嶺左超賊後，廣勇乍矚，疑逢春借徑潛行，遂以旗轉招，大呼速退，前軍驚駭，疑賊自後來攻，望廣勇大旗向關奪路，錫麒阻弗止，賊蜂湧上嶺追之，敗績，錫麒馬不進，力戰死於田間。錫麒字臥雲，旌德人，素知韜略，隨呂賢基回皖督辦廬郡鄉

團，士人憐其忠，殮埋於關後，起節愍公墓右。張勳、胡大新馳報呂賢基於舒邑，聞巡撫江忠源駐六，即命偕往乞師。張熙字自吞金亡，旋奉正法之旨。後恆興亦正法於六州。

十一月初二日，兵部侍郎呂賢基主事徐啓山，殉難於舒館止水池。

十一月初二日，賊攻舒，破之初，賢基有同年主事徐啓山，六州人乞養歸有年，今隨轅幫辦團練。桐陷，賢基命徐行，徐曰：『負國之恩不忠，棄友於難不誼，公如死節，我忍獨生？』居舒館，內有止水池，先一日同以竿量池水，測其淺深，及賊來，俱赴池沒，有絕命詞二首。

咸豐四年甲寅冬十月，都察院御史袁甲三調卽墨營參將劉玉豹、孝廉臧紆青忠壯營勳桐。十一月十七日，賊援至，戰於南郭，敗績，臧紆青力戰死之。諸生張勳、儒士吳文謨同時殉難，兵勇陣亡者三百餘人。

是年四月，舒上舍鍾繼昌起義勳舒，圍城下，賊首羅大剛破其師，奸民執繼昌送賊中，遭極刑死。六月，桐孝廉方正馬三俊起義霍山，統勇抵舒，金梵寺乏食，舒賊夜襲之，三俊陣亡，勇多遇害。九月，廬孝廉方正吳廷驤起義，克廬邑，未一月糧盡，賊復陷之，廷驤殉難城中。時袁甲三鎮臨淮，軍聲遠播，前南陽知府葉法懷邑人，相約徐宗亮、胡大新、方正抵臨淮乞師，同謁袁甲三，痛哭長跪以請。胡大新復至上書曰：『皖北連疆，虎狼蔽道，新等食茅踐土，二百餘年，而草野孤忠，不堪報國。方今賊勢窮蹙，機有可乘，李方伯復武昌，向軍門圍白下，廬有福中丞之勁旅，舒有秦大帥之重兵，苟有一旅之師，直搗桐穴，賊少接應，唾手功成。待廬舒盪平，直取安慶，則潛太諸賊必聞風遠颺，楚皖若定，金陵賊必爲釜魚矣。明公久有安天下之心，無分畛域，相時調度，新等願効力軍前。』甲三允之。乃調孝廉臧紆青率忠壯營一千三百人，參將劉玉豹率卽墨營兵

五百人勦桐，攻安慶，葉法胡大新嚮導，刺史李安中督糧。十月二十二日抵六州，二十九日駐舒南樊，大雪莫能進。曹向榮親臨犒師，意留紆青攻舒，舒克然後共勦桐，張勳與定三不相得，力阻紆青。十一月初二日，奪北峽關，殺僞啓天燕李文定，生擒賊十三人。紆青入關中，蒼老叩於馬首，壺漿載道，爭供芻糧。是夜星斗無光，怪風大作，懸崖壁，大木傾，次早河塘水沸有聲，湧起漫地。初五日，長驅圍城，劉玉豹攻東門，臧紆青攻南門，賊僅千餘人，負固不出，兵勇皆未築壘，居附城一帶民房，李安中請乘北山破城，紆青不可，紆青惟懸旗城下，招賊投誠。時隨營者鄭福照、張勳、徐宗亮、方正、文漢光、戴鈞衡，欲攻城皆慮兵單，議募東鄉練士，固請，紆青弗許。初九，西賊踞陶冲驛，紆青夜襲之，一鼓殆盡。十二日，廬邑賊繞道至天林莊，紆青分隊往追，賊遁，勇獲輜重，已有歸思。十七日，賊首楊國宗擁賊數萬，自安慶抵新安渡，直逼城隅，半出西路三里街，半伏南路油口巷，紆青至南河，不見一賊，轉入石河，路間賊四起夾攻，迫不識徑，飛子中紆青馬腹，不能行，引四十餘人避入竹林，距青蓮菴數武，下馬曰：『事不濟矣。』解紅風巾及佩劍付僕遺其子，見物如見父也，勇力請負出，紆青奪劍自殉，即去衣冠，覆土垣掩蓋，隨渡河走南岸，互殺至東路，未折一人。城賊啓宜民門，欲襲營後，適孫蘭卿帶龍旺練勇直下北山，張同泳都珍率東郭練勇會堵，賊遙望，知有備，疾退入城。劉玉豹馳救受傷，李安中隨十數騎回六。張勳聞紆青被困，偕吳文謨督勇往援，行至文菴，勇散，勳獨往，胡啓周從之，賊隔塘拋藥包，勳仆，啓周急護之，被殺於道旁，謨繞田間，亦爲賊逐殺。黃文讓、石河人，得紆青屍於青蓮菴下石澗，蓋賊已移出竹林，密送山中，衆購棺厚殮，由舒中梅河達六，迎殯臯陶祠，一軍盡哀，觀者莫不下淚。紆青生有下血疾，私衣後隔片紬，其僕識之，即令撫棺返。張勳面目燬變手掩私，仰死沙灘，常服灰紬皮。

袍，惟背尚存一片，友人審顧確，夜扛至茅草尖殮埋。吳文謨來營時，其祖母恐足寒，令內著氈襪，家人潛覓莫辨，視襪始昇歸。此一役也，忠壯勇目陣亡者九人，勇死者百餘人，營夫死者二百餘人，卽墨營兵死者十人，然賊羣畏忠壯營，追不敢逾五里。賊孝廉紆青，字牧菴，宿遷人，爲天下奇才，精於韜略，自選大奇隊名忠壯營，袁甲三奏假四品銜，專勦淮匪，一時號召，悉服渠魁。今以一旅之師，歷千里而奪關戮賊，進圍城下，馳堵賊援，卒至深入孤軍，不惜捐軀報國，誠千古豪傑。著有「易說備遺」，已焚失不可攷。張勳吳文謨陣亡，稟請袁甲三附奏，限於成例，惟崇祀昭忠祠。勳前聞馬三俊陣亡，痛哭思念，嘗吟文天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今果殉難，故邑人哀之尤深，擬復請襲，後方宗誠爲作義士傳，言其生平頗詳。孝廉戴鈞衡眷屬避於田舍，凡隨營紳士，賊索之甚嚴，其妻李氏曰：「君懷義憤，徒爲賊害，毋益也，福中丞誼屬師生，甯赴廬郡。」臨去泣囑衡：「勿以家爲念，如不測，我必不生。」適個人有與衡父爲仇者，夜引賊至，執李氏及女順姑（甫六歲）姜劉氏將臨辱，俱繫送城中，李氏於途間以利剪刺喉死，劉氏不屈，囚一月生女立斃，日泣罵賊不休，賊縛至東郊，磔殺極慘，僞職憐收骸骨，並購釋順姑歸，文漢光爲作雙烈傳。縣吏何振啓，素有膽略，在職有年，當潰兵搜庫時，振啓力拒，幾爲所傷，集賢關失，振啓約里少健勇者數十人，終日操練，謀其禦賊。及聞警，各持械，衣青短袄，齊集南河，張勳壯之，招至馬前，溫語撫慰。及交戰，徐勇先奔，勳因使振啓追止之於東門橋上，不意賊已陷南城矣。迨忠壯營抵桐，軍圍城下，振啓預籌供應之物，軍士咸德之，勳因導其見紆青。振啓密稱城賊無多，不難立破，夜向城西北傍山雉缺處可逾而入，紆青然之，給功牌，獎其義舉，已定於二十七夜攻賊，振啓引勇自城西北先登矣。及師敗，潛尋紆青屍，爲賊獲，施以炮烙。

之刑，不屈，囚半載，一日罵賊首，賊怒殺之，附奏祀昭忠祠。胡啓一本作德周者，前爲局勇，城陷隨勦往來戎馬間，服役經年如骨肉，從勦遇害，未獲其屍，附奏亦祀昭忠祠，戴鈞衡爲作義吏傳義勇傳。

五年乙卯冬十月，巡撫福濟檄投効胡大新募勇三千人，會提督秦定三勦賊。勇目吳宗錦稟請自備資斧，募楚勇一千五百人會勦，營南獎。

胡大新投効廬陽，奉福濟札，募安定勇三千人勦舒攻桐，就地籌餉。吳宗錦自備資斧，稟招楚勇，編爲一軍，火藥月秦營就近分撥。十一月二十一日，大隊進抵舒城之飛龍橋，定三親點勇名，犒師四百串，時大軍屯東北，曹營屯西，惟南路最虛，賊有接應。大新請營南獎，以斷桐賊往來，遂屯於黃家灣，宗勇紮錦前三壘。六年丙辰正月上元夜，舒賊棄城遁，胡大新攻賊南獎，克之，進奪北峽關。

十五日夜，賊於城頭作燈戲，金鼓四鳴，旋見火藥光，頃，賊啓南關遁去，奔至七里河，不及渡，赴水死者孔多，潛過南獎營，大新方出隊，有探馳報，賊已棄城，飛稟秦定三，出追不及。大新進圍南獎三日，克石營，得子藥三千餘斤，白米七百餘擔，勇目夜奪北關，斬賊首百餘級。

三月，安定勇移營呂亭驛，賊至，陣亡二百餘人，孝廉方正文漢光狙殺吳宗錦。

初，文漢光會議籌餉，聞大新先入關，忌之，陰阻秦定三勿撥子藥，函囑北保勿給軍糧。十三日，大新營驛前崗，宗錦營驛後埠，糧盡藥缺十日，力不能支。二十四日天明，城賊至，棄營回奔白沙嶺，賊追及，力戰陣亡者二百餘人。既大新籌火藥於六州，宗錦守關中益固，賊復來襲，力堵白沙嶺，奮殺數百人，勇日食粥一餐，俱無去志。方秦師之在舒也，民不聊生，貴勇聚劫鄉村，有殺倪氏眷屬者，倪將赴廬控，定三懼，漢光定三計殺